

# 明词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都付笑谈中。

张仲谋 著



张仲谋  
著

# 明词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词史/张仲谋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

ISBN 7-02-003499-3

I. 明… II. 张… III. 词(文学)-文学评论 -  
中国-明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347 号

责任编辑:宋红 责任校对:宋红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李博

明词史  
Ming Ci Shi  
张仲谋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3499-3/1·2659

定价 20.00 元

## 序

己卯夏仲，仲谋索序其《明词史》，因循未报，转睛两阅春秋。仲谋从学三年间，相与话题至多，独少谈词，明词尤未论及。然则别去不二年，其撰朱明一代词史竟成。不能无感，复亦不知从何说起。

仲谋涉猎称广，而于宋代诗文词则缘授课故，积累似尤夥。我则近二十年来冷蠹茧守，每为高明所不为之事，沿借刻下新话语，即枯坐自处边缘化境地。是故仲谋亦择治清人诗为攻读学位之课题自饴，且以先进为同门所折服，旋踵继以清诗群体之攻研。长夜反思，不禁抱疚：导率从学诸君不趋事主流究讨，踟躕冷题，市场逼仄，不啻误尽各位生机。所幸去岗日已不远，凉可淡散影响。不意仲谋出馀力别治明词以补备词史，无惮冷嫌，殆如慰供不佞聊可略宽抱疚心。

虽然，或有说焉。文学史事之研究，贵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按之学术生涯，原乃持志寂寂冷窗前事。世多谓文学史实心灵史之一种，唯心灵也者自必涵及心志、心智、心性、心气以至于心术种种。才士代出，一代有一代之心魂，然若以心术言，则唐宋之后术势加重，文士心灵亦较之前昔转见杂沓。是故梳理之、辨析之、整合之，势尤耗心力，于明代文史之研则更甚。此中

辛劳窃以为远非清玩赏悦锈绿之骨董美所能比并,然其苦中之甘饴或亦唯学人得能独味。仲谋撰《明词史》抑亦出乎此种心智耶?聊充序。

严迪昌 于辛巳夏初

# 目 录

序 .....	严迪昌
绪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价值 .....	1
第一章 明词总论 .....	6
第一节 明词中衰的历史原因 .....	6
第二节 关于明词曲化的认识 .....	14
第三节 明词的发展与分期 .....	18
第二章 风云激荡的明初词坛 .....	22
第一节 刘基《写情集》：志深笔长、慷慨任气 .....	25
第二节 杨基《眉庵词》：清新雅令、俊逸风流 .....	37
第三节 高启《扣舷集》：信笔写去、别有高境 .....	46
第四节 张肯《梦庵词》：远绍姜张、律吕协洽 .....	51
第五节 瞿佑《乐府遗音》：明词曲化之先声 .....	58
第六节 明初其他词人：张以宁、魏观、贝琼、 王行、刘炳 .....	69
附：林鸿及红桥故事辨证 .....	76
第三章 明词的衰蔽期（永乐——成化词坛） .....	83
第一节 词中台阁体 .....	86
第二节 词中打油体 .....	90

第三节	词中理学体 .....	94
第四节	马洪:词坛荒漠中的小名家 .....	101
第五节	其他词人:王直、聂大年、吴宽、桑悦、 史鉴、李东阳 .....	105
第四章	明词的中兴期(弘治——嘉靖词坛) .....	120
第一节	“一代词宗”杨慎词 .....	122
第二节	“豪迈激越,犹有苏辛遗范”的陈霆词 .....	135
第三节	词曲兼擅的陈铎 .....	146
第四节	追步秦观的张缙词 .....	156
第五节	文徵明与吴门词派:沈周、唐寅、 文徵明、祝允明 .....	162
第六节	其他词人:夏言、陆深、戴冠、王九思、 吴子孝、陈如纶、王慎中、吴承恩 .....	172
第五章	明代后期词坛(隆庆——万历时期) .....	195
第一节	王世贞:文坛领袖、词坛票友 .....	200
第二节	风流侧艳的施绍莘词 .....	208
第三节	“以宋人为圭臬”的茅维词 .....	215
第四节	被遗忘的词家易震吉 .....	218
第五节	其他词人:徐渭、屠隆、汤显祖、陈继儒、 汪廷讷、高濂、郑以伟、卓人月、潘炳孚 .....	226
第六章	明代女性词人 .....	245
第一节	丛簇东南的女词人群体 .....	246
第二节	沈宜修及其家族中的女性词人: 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张倩倩 .....	251
第三节	其他闺秀词人:王凤娴、徐媛、商景兰、	

商景徽、王静淑、王端淑、吴绡 .....	261
第四节 青楼词人:王微、杨宛、郑如英 .....	275
第七章 明词的辉煌终结 .....	285
第一节 陈子龙词:洗尽铅华、独标清丽 .....	288
第二节 其他英烈词人:孙承宗、夏完淳、 张煌言、吴易、汤传楹 .....	301
第三节 明季二陆 .....	317
第八章 明代词学的建构 .....	329
第一节 音韵谱律之学 .....	329
第二节 词集的选编与丛刻 .....	335
第三节 词学批评 .....	343
附录:明词总集(含选本、丛刻)述要 .....	358
 主要参考书目 .....	 371
后记 .....	373



## 绪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价值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论“当代”词，已经自惭形秽，清代诸家词话提到明词，更差不多都是贬抑否定之词。三百多年来，为明词发覆表微之举，一为清代嘉庆年间王昶辑刻的《明词综》，一为近人赵尊岳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辑刻的《明词汇刊》。二十世纪出版的数十种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从未论及明词。专体史如刘毓盘《词史》第九章《论明人词之不振》所给的篇幅极少；王易《词曲史》则称明代为“入病”，而清代为“振衰”，鄙薄明词之意显然。建国以来的五十年间，除唐宋词之外，清词研究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而明词依然是一块榛芜未剪的荒地。偶尔有一些文章谈及明词，也有一些词的选本选入了一些明词，但真正的研究却还没有起步。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的价值意义，从词学本体的观点来看，应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从明词自身情况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明词的理由。据《全明词》主编之一张璋先生说，《全明词》共收明词作者一千三百馀家，词作二万馀首。根据编集总集的规律来说，应该说明代词人词作的数量还未见底。熟悉宋词的读者会就这

两个数字作出反应,因为它和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非常接近。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数量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一代才人抛掷心力于此,其间不可能全无佳作。从明初的刘基、高启、杨基,明代中期的陈霆、陈铎、杨慎、张缜,以及稍后的王世贞,一直到明末的陈子龙,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足以证明“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可信的。历来贬抑明词的人总不免陷入一个误区,即以宋词体现出来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以后的词人,以似宋人或不似宋人的类比思路排斥一切与宋词异趣的作品。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简单否定的。

其次,从中国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可置疑地是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缺了它,中国词史也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后长达二百七十馀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叠那样,不可能忽略不计。对上而言它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它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供“上下文”背景。明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像李攀龙那样在一部《古今诗删》里删去整个宋诗,把明诗直接唐诗,作为文人的别择偏嗜来看无可厚非,作为学者来说就未免太偏激了。

以上两点都是“常识”层面的道理,毋庸辞费。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相对于明代其他文体或明代文学整体研究来说,明词至今仍是一个未经开采的资料渊藪。一般人总以为词既非叙事文体,又不像诗那样较多地反映创作主体的经历,所以对其资料价

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实正如有水必有鱼,有土地必有矿藏,宋代以来之词,已并非都是“空中语”,从非词本体的角度来读明词,更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关于词人的生平行状,明词中即不乏可资考证的资料。如明初的杨基,《明史》本传载其洪武初年曾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不久即以省臣得罪去职,六年又起奉使湖广。而《眉庵词》中有《贺新郎·句曲闲居春暮》一词,小序云:“自离江西省幕谪句曲,已徂春矣,寓居无聊,未免感时抚事,爰填古词,用拨新闷云。”可知其不仅是落职闲居,而且是被谪句曲,时间约在洪武五年。即此便可补其仕履之阙。又如明代中期的陈霆,过去只知道他生活在弘治、正德间,其生年历来无载,然而《渚山堂词》中有《水调歌头·己卯初度》一首,中有“早是年开五秩”之语。己卯当为正德十四年(1519)。旧以十年为一秩,五秩即五十岁,四十一岁为五十岁纪数之始,故知陈霆己卯年为四十一岁。白居易《长庆集》卷七一《喜老自嘲》诗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开八秩即七十一岁。据此推算,陈霆当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

关于其他文体的考证,明词中亦不乏有用的资料,如明初瞿佑有一首《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

争地图王,地老天荒,至今未休。记东都已覆,聊迁许下;西川未举,暂借荆州。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分鼎,问谁能染指,孰可同舟? 一时人物风流。算忠义、何人如武侯。看文章二表,心惟佐汉;纵横八阵,志在兴刘。底事孙生,为人乞米,却把先公佳传酬? 千年后,有新安直笔,正统尊周。

也许是研究小说的与研究诗词的“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结果,这首本该引起小说研究者浓厚兴趣的词作,过去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词题中所提到的《三国志》,肯定不是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而是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人称小说《三国演义》为《三国志》是常见现象,称全名倒是少见。如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云:“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明代刻本,书名就叫《新刻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词歇拍处。陈寿著《三国志》,《魏书》前四卷称纪,对魏的君主称帝,叙入纪中。《蜀书》、《吴书》有传无纪,对蜀、吴君主则只称帝,叙入纪中。这表明陈寿是尊曹魏为正统。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史书《三国志》最大的区别,就是尊蜀汉为正统。“正统尊周”是比喻性说法,以三国时期比战国,而以蜀汉为正统。从陈寿所处的晋代向后推一千年,正当元明之际。这些都表明,这首词不是一般意义的咏史之作,而应是对当时问世不久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评论。那么,它对于《三国演义》研究有何意义呢?首先,它出自明初的瞿佑之手,这就自然否定了《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的说法。其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及作者籍贯一直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有新安直笔”一句,也为考证作者或作者籍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或佐证。

明词作为文学之一体,亦可为研究文学艺术思潮提供别类佐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方面是不同的文体各有其艺术个性与独特的表现功能,另一方面是不同的文体因共时并存而具有某些共同或相通的时代特征。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分工太细,文体间壁垒太严,对这种共同性的认识是不够的。如明代前

期的“台阁体”，过去一般只把它看成诗文流派，其实词中亦有“台阁体”。而且不是另有一班人马，而是由杨士奇、杨荣及朱有敦等人构成的台阁文臣群体对各种文体的全面渗透与制控。当然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师承。台阁体诗取法盛唐，尤其是李、杜。台阁体文主要学北宋，尤其是欧阳修。而台阁体词则主要规仿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主要特征是设色富丽，节奏安和，铺陈祥瑞，歌时颂圣。词人于不胜惶恐中夹着夸张的激动，以及感恩图报的效忠之词，读来一片祥云瑞气，却又空无一物。与宋代大晟词人的作品相比，这些词的台阁气味更浓，然而也更不像词了。也许，只有把包括词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都纳入视野，文学史与文艺思潮史才能呈现为完整立体的宏富景观。

总之，一方面是明词自有其不可轻忽的价值，另一方面，明词自身的价值也不可等同于它的词史价值与研究价值。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避冷趋热、避难就易是一种常见现象。然而，随着研究层面的不断拓展，明词的研究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当然，在基础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各种条件尚不十分具备的情况下，就试图写出一部明词史来，粗浅与疏漏之处是难免的。但这种开辟榛芜的草创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明词史上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书也不奢望解决所有的问题。值此世纪之交，它只能作为一个开端，一个基础，为新世纪的词学研究起到一点铺垫作用。

愿如所祈！

# 第一章 明词总论

由于明词向无专门研究，一般读者对明词缺乏总体认识，故而在论述明词发展史程之前，有必要从宏观视野对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梳理与说明。

## 第一节 明词中衰的历史原因

与宋词之高峰或清词之中兴相比，明词的衰蔽应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正如探讨唐诗、宋词、元曲兴盛的历史原因一样，追索明词中衰的原因，也是明词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关于这一点，前人说法甚多，然而推敲起来，往往多舍本逐末、似是而非之论。

晚清文廷式《云起轩词序》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啾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这里把元明词的衰落追溯到南宋，然所谓“其衰之故”，实际全是“其衰之象”，是衰落的表征，而不是衰落的原因。

又近人蒋兆兰《词说》云：“至‘诗馀’一名，以《草堂诗馀》为最著，而误人为最深。所以然者：诗家既已成名，而于残鳞剩爪，

馀之于词；浮烟涨墨，馀之于词；诙嘲褻淫，馀之于词；忿戾谩骂，馀之于词；即无聊酬应，排闷解醒，莫不馀之于词。亦既以词为秽墟，寄其馀兴，宜其去风雅日远，愈久而弥左也。此有明一代词学之蔽。成此者升庵、凤洲诸公，而致此者，实‘诗馀’二字有以误之也。”按“诗馀”之名，实昉于宋代。黄庭坚《小山词序》说晏几道词“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关注《题石林词》称叶梦得“翰墨之馀，作为歌词，亦妙天下”。如此等等，已开“诗馀”之先声。然彼时虽视词为诗人之馀事，却正是词体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诗馀”之名，甚或是表达与诗教传统相悖的题材内容之掩护。《草堂诗馀》问世于宋孝宗乾道至淳熙间，同时或稍后又有王十明《梅溪诗馀》、廖行之《省斋诗馀》、林淳《定斋诗馀》等。其时正是辛稼轩在词坛上龙掷虎跳之时，稍后姜夔、史达祖等才登上词坛。可见“诗馀”之名盛行之时，词固未尝衰。蒋兆兰所谓“有明一代词学之蔽，……实‘诗馀’二字有以误之”，乃风马牛、莫须有之论也。

更多的词人和词学家，把明词衰蔽的原因，归结于《花间集》和《草堂诗馀》等词籍的影响。朱彝尊《词综·发凡》称，古词选本多种皆佚不传，“独《草堂诗馀》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免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云：“《花间》、《草堂》、《尊前》诸选，背谬不可言矣。所宝在此，词欲不衰，可乎？”吴梅《词学通论》第九章：“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探其根源，有数端焉。开国作家，沿伯先、仲举之旧，犹能不乖风雅。永乐以后，两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独盛一时。于是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槩于香奁。托体不尊，难言大雅，其蔽一也。”陈声聪《读词

枝语》(68)亦云:明代“二百馀年之天下,所为词,舍诚意伯、高青丘一二人外,皆《花间》、《草堂》之残渣馀沥耳。”类似的说法在清代词话及今人论述中所在多有,隐然已成为一种共识或定讞了。

关于这种观点,首先要澄清两点模糊认识。首先,《草堂诗馀》确是明代最为流传的词籍,而《花间》、《尊前》无与焉。毛晋《草堂诗馀跋》云:“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馀》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眈,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毛晋为晚明人,朱彝尊为清初人,他们都只是说《草堂诗馀》而未及其他,后来王昶《明词综序》才加上了《花间集》,陈廷焯又踵事增华地加上《尊前集》。考诸集明代刊本,《花间》、《尊前》,刊行既晚且少。汤显祖《花间集叙》称:“《花间集》久失其传,正德初,杨用修……始得其本,行于南方。”《尊前集》的明刊本则仅见万历十年嘉兴顾梧芳刊本。而《草堂诗馀》的明刊本,见存的即不下十馀种。由此可见,《尊前集》在明代称不得流行,《花间集》之行世亦在明代中期以后。故追索明词衰蔽之由,与这两种词籍没有多少关系。其次,《花间》、《尊前》,均为晚唐五代时词之总集,历来被视为倚声填词之祖,于宋词且有先河后海之意。故学词者从二书入手,亦犹学诗者先拟汉魏古诗,入门不可谓不正。后来陈子龙及清初诸名家亦均从《花间》入手,却成就了另一番气象,故亦不可谓“托体不尊”。

这种现象及其所反映的认知方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只见现象,未及实质;或者说是将流作源,以果为因。明人能够看到或可供选择的词籍很多,为什么他们不选《乐府雅词》、《花庵词选》、《绝妙好词》等等,而偏偏选中了编选旨趣不甚高的《草堂诗



馀》呢？应该说，是明人主动选择了《草堂诗馀》，造就了《草堂诗馀》的流行。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人之所以选择《草堂诗馀》，是因为该书所体现出来的词品风格满足了或适应了明人的口味。它分调、分类编排，给原本无题的词都加上一个“春思”、“春恨”之类的题目，使原来的“无标题音乐”与世俗的感情生活对应起来，这不仅取便歌者，也为试图学习填词而又贪图省力的明人提供了一个速成读本。至其选篇在题材内容上偏重男女风情，语体风格上偏于浅俗切近，当然也更合于明人的口味，总之，《草堂诗馀》的流行也只是明词衰蔽的一种表征，而不是原因。

以今观之，明词中衰的历史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从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和植物、动物的生长周期相类似，每一种文体都有大体相似的发展逻辑。以诗言之，叶燮《原诗》曾云：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藁，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sup>①</sup>

我们且不管叶燮对诗史阶段的划分是否得当，他以草木作比以说明诗自有其生长周期，其基本精神是合乎实际的。清代诗人蒋士铨又有《辩诗》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sup>②</sup>叶燮是借助于比喻，蒋士铨是直述，都是说明一种文体（诗）在发展过程中必有其鼎盛时期。鼎盛时期一过，即使有才子挺生其后，也很难再铸辉煌了。